

0103

中国 当代 文学 经典 必读

吴义勤◎主编
2010中篇小说卷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JINGDIAN
BIDU



方方 魏微 魏咏梅 鲁敏 余一鸣 王松 海飞 张楚

014032308

I217.61
18
V2 2010

中国 当代 文学 经典 必读

吴义勤◎主编 张元珂◎点评
2010中篇小说卷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JINGDIAN
BIDU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北航

C1720470

I217.61
18
V2
20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 2010中篇小说卷 / 吴义勤主编.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2

(中国现代文学馆经典书系)

ISBN 978-7-5500-0037-7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8686号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 2010中篇小说卷

吴义勤 主编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胡青松
书籍装帧	方 方
制 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16 印张 22.75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037-7
定 价	37.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4-1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我们该为“经典”做些什么？

吴义勤

当今时代，对经典的追怀和崇拜正在演变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行为，人们幻想着通过对经典的回忆与抚摸来抵抗日益世俗和商业化的物质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经典作为人类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基石与本源，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与阐扬；另一方面，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又构成了对于当下文学不自觉的遮蔽和否定。可以说，如何面对和正确理解“经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经典呢？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但是，经典又是无法科学检验的主观性、相对性概念。经典并不是十全十美、所有人都认同的作品的代名词。人类文学史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所有人都喜欢、没有缺点的所谓“经典”。那些把“经典”神圣化、神秘化、绝对化、乌托邦化的做法，其实只是拒绝当下文学的一种借口。通常意义上，经典常常是后代“追认”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但是，“经典”的这种产生方式又极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即“经典”仿佛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代替后人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和回忆。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

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

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早已被认可了，只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

这里其实就涉及了我们编选这套书的目的。我认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过程，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对“经典”的认识，我才决定策划和出版这套书的，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真实同步地再现21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充分展现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业绩，并真正把“经典”由“过去时”还原为“现在进行时”，切实地为21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与时下各种版本的“小说选”或“小说排行榜”不同，我们不羞羞答答地使用“最佳小说”之类的字眼，而是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地使用了“经典”这个范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我承认，我们的选择标准难免个人化、主观化的局限，也不认为我们所选择的“经典”就是十全十美的，更不幻想我们的审美判断和“经典”命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由于阅读视野和版面等方面的原因，“遗珠之憾”更是不可避免，但我们至少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对美和艺术是虔诚的，我们是忠实于我们对艺术和美的感觉与判断的，我们对“经典”的择取是把审美和艺术放在第一位的。说到底，“经典”是主观



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经典”的价值是逐步呈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种认可和评价也许有偏颇，但是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它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出，它就会永久地被埋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任何一部能够被阅读、谈论的文本都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洗礼和必然路径，本套书所提供的同样是这种路径，我们所选的作品就是我们所认可的“经典”，它们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经典”的殿堂，接受当代人或者后来者的批评或朝拜。

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对我的经典观的认同以及对于这套书的大力支持，感谢让这个文学工程可以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这个平台美丽绽放。我们的编选仍将坚持个人的纯文学标准，而为了更好地阐释我们的“经典观”，我们每本书将由一个青年学者对每一篇入选小说进行精短点评，希望此举能有助于读者朋友对本丛书的阅读。

目 录

方 方 刀锋上的蚂蚁 / 1

魏 微 沿河村纪事 / 69

黄咏梅 瓜子 / 123

鲁 敏 惹尘埃 / 154

余一鸣 不二 / 195

王 松 叛徒 / 242

海 飞 我叫陈美丽 / 280

张 楚 梁夏 / 318

刀锋上的蚂蚁

方方

一、东方的神秘出现了

一九九五年费舍尔退休了。

他原以为很简单。因为在他之前有人退休，在他之后也有人退休，大家都会有这样黯然的一天，这是人生的一个过程。既然必须要走，就没什么了不起。费舍尔想得很清楚。退休的第一天，他便拟写自己的退休计划。他有一个随身携带的黑皮笔记本，专门记录各类事项安排，每年都会更新。自他懂事起，这样的笔记本就已存在。它们多到一个抽屉已经放置不下。而他的全部经历就都装在这样一个个的黑皮笔记本中。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他都安排得很精确。他几乎是一丝不苟地按照这些安排来完成自己的人生。

费舍尔一直在当法官，认真严肃地过了一辈子。他想就算退休，也要过得有点意义。他一生从来都没有随随便便度过的习惯。费舍尔一条一条地写他的计划：翻修窗户，改造花园，去大学听宗教历史课，跟外孙海因兹学电脑程序，看拜仁慕尼黑队的球赛，当然也少不了旅行。只是去哪里，去多久，他却没写。费舍尔出门旅行最放不下的是他的三条狗。每次出去，他都会和太太莉扎反复地讨论它们三个的去向。它们就像家养的孩子，但孩子长大了就会独立，它们三个却永远不会。离开他和莉扎，它们似乎无所适从。

费舍尔在笔记本上已经写了好几页，却终究有一种郁闷压迫在心。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只觉得不愉快。莉扎说，刚开始都这样，过阵子习惯就好了。

费舍尔说，能习惯吗？说完想，一个人一生都在忙碌，突然间什么事没有得做，整个社会也不再需要你。对这个社会或许很简单，但对这个具体的人来说，其

实并不是件简单的事。

这天他和莉扎一起出门散步。三条狗自然是要跟着的。莉扎牵着一
条，费舍尔牵着两条。天气很好，不时有骑着赛车的男孩子倏一下从他们
身旁飘过。这时候，他和莉扎就会相视一笑。当年他就是像这样骑车の時
候，不小心撞着了莉扎，然后就爱上了她。莉扎总爱问：你是不是故意撞
的呀？费舍尔永远认真地回答说：真的是不小心。

慕尼黑的天总是蓝色的。开阔的原野上，有牛群散散地在啃草。远远
的阿尔卑斯山衬在蓝色的天幕前露着清晰的轮廓。白云就在那些灰色线条
上飘浮着。这样的场景仿佛是定格。费舍尔和莉扎看了一辈子，早已变得
熟视无睹。

迎面走来几个年轻人，背着背包，仿佛徒步旅行者，全是亚洲人。费
舍尔凭直觉认定他们是中国人。莉扎却觉得多半是日本人。因为莉扎认为
只有日本年轻人才好以这样的方式漫游。年轻人走近了，看见了狗，便欢
喜地逗着它们。费舍尔喜欢别人逗他的狗。人把笑容露给人的时候，常常
会假，但人把笑容露给狗的时候，却大多是真的，是真的出于喜爱。

费舍尔说，你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一个男孩子用德语大声说，当
然是中国人！费舍尔对莉扎说，我说吧，是中国人呢。莉扎有些疑惑，说
中国人怎么也这样旅行呀？费舍尔说，为什么不？

这天的晚上费舍尔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星光。天色乌青，深邃辽远。
仿佛有一种磁力，把他心里的沉沉的东西都抽了过去。或许，暗夜的天空
正是把所有仰望者的内心抽空了，才有着如此的深沉。

费舍尔突然有一念闪过。他转过身对莉扎说，我要到中国去。莉扎望
了望他，说好吧。但是我不去。我要陪着米拉它们。

米拉是莉扎最宠爱的一只狗。

两个月后，费舍尔就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

其实费舍尔并不是第一次去中国。他根本就是在中国出生的。那是一个
夏天，中国尚是乱世，到处都有战争。他的母亲在中国的庐山上待产。
这里有他家的房子。那时候他的父亲在汉口的美最时洋行工作。这房子是



他买来度暑的。当年中国，用他母亲的话说，手指之处，皆是瘟疫。如果不是庐山这幢别墅给了他们庇护，他们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德国。这个说法，令他恐惧。仿佛形成阴影，致使他一旦想去中国，耳边就会浮出母亲的声音。不知是否这个原因，此后他再也没有去过中国。他出生的日子是在春天。那天山下打仗，山里人说是闹土匪，但山上却非常宁静。他的母亲从此不肯下山，生恐山下暴民伤着她的孩子。于是，费舍尔从出生起便一直住在庐山。直到将满三岁，他才随着父母来到汉口，然后从汉口径直回到德国。三岁，是个没有记忆的年龄。费舍尔对他三年的中国生活没有任何印象。他所有的记忆都来自父母和兄长的述说。而这些述说也过去许多年了。时间是个网，它的网格太大，几乎所有内容都已从那些空格中流失而去。但是费舍尔知道，如到中国，庐山将是他必去的一站。

费舍尔出发前，到地下室寻找父母留下的东西。他印象中，家里的墙上很长时间都挂着一幅油画。画布上有一条满是石头的河流。母亲说，这条河叫长冲河。他们的房子，就在这条河对面的山上。画这幅画的是个中国人，很年轻。有一阵每天都坐在河边的石头上写生。她带着费舍尔到河边玩耍时，经常能看到这个画家。有一次小小的费舍尔上前抓他的笔，在他的画布上乱戳，他也不生气，却只是笑。令她很不好意思。她上前问画家，可不可以卖给她一幅画，他们要回国了，想留作纪念。那画家想了想说，我不卖，但我可以送给你一幅。于是，他就把费舍尔戳过的那幅画，重新修整过，送给了她。费舍尔母亲说，其实戳过的痕迹被他刮掉了，一点也看不出来。中国人很讲礼仪，很多礼。

地下室陈旧的东西堆得太多，费舍尔到底没能找到那幅画。但那个画面却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长冲河的水翻越着一块块大小不一的石头。水花在石头边溅起。河边垂挂着一些不知名的花草，有一串花是紫色的。对了，母亲还说过，他们家附近有一对丹麦姊妹住的庭院，叫紫园。还有什么呢？他再也记不起来了。

一直上了飞机，飞机朝着他的东方飞行。隔着舷窗看外面的茫茫云海，他又想起母亲常说的几个字：玻璃屋。

费舍尔想，那里应该还有一幢房子叫玻璃屋。

费舍尔的旅程是先到上海，再去杭州，然后由杭州飞到武汉，经武汉而上庐山。他的父亲曾经工作的美最时洋行就在汉口。他很想看看父亲当年生活过的城

市。他知道他家在汉口曾经有幢房子，而他的哥哥和姐姐都在汉口上学。他有一个小姐姐两岁时在汉口得瘟疫而死。这也是他的母亲不肯离开庐山的原因。初回德国时，他正牙牙学语，他的哥哥姐姐还教他说武汉话。现在他是一句也记不得了。走前费舍尔跟双腿靠拐杖行路的哥哥打了个电话。哥哥在电话里笑呵呵地说他还记得一句：吃饭。费舍尔练了好几天，算是记住了这个词。哥哥还说，去看看家的老房子还在不在。哥哥说不出里弄的名字。只记得离江边不太远，距汉口火车站也不太远。哥哥回国时正上着小学，时光如同抹布，一点一点把他早先的记忆也都抹掉了。

费舍尔在汉口转了一两天，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家的老屋。这是肯定的。他没有里弄名字和门牌号，甚至他连房子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陪同的导游也无奈。费舍尔知道这是件为难的事，也就放弃了。不过导游说，似乎美最时洋行的房子还在，但他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去打听打听。对于这些老房子，费舍尔并没有迫切想看的欲望。他觉得有些麻烦，便说不必了。

费舍尔的导游并非专业导游。他是外孙海因兹的同学，来自中国，叫李亦简。李亦简正好要回国探亲，海因兹便把他介绍给了费舍尔。一则可以关照一下费舍尔，二则也可让李亦简利用探亲的时间赚点外快。李亦简原本有点不情愿，跟海因兹说，你家就没有姐姐妹妹去中国旅行？你让我陪个老头，多没劲呀。海因兹说，你当是打工嘛，挣点钱。我爷爷钱很多哦。李亦简说，钱多有什么用？你们德国人小气，谁不知道呀。有钱人比穷人更小气。海因兹便笑。不过李亦简还是答应去跟费舍尔聊一下。彼此都需要看看自己是否适合对方。

费舍尔跟李亦简没聊几句，就知道李亦简家在汉口。费舍尔使用刚学的武汉话，说了一句“吃饭”。李亦简大惊，说您居然会说这个？费舍尔便告诉他，他去过汉口。他家在汉口有房子。李亦简眼睛更是瞪得老大，说我家在汉口住了几代都没房子，你倒有？费舍尔说，这是当年我父亲买的，是一幢小楼。李亦简感叹道：老牌帝国主义呀，汉口居然有你们的房子，却没有我们的。费舍尔没明白他的意思。海因兹说，爷爷你不用理他，他是个废话大王。李亦简听此一说，笑了起来，说不管怎么讲，你



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在汉口住过的外国人。我们也算老乡。你去哪些地方玩过？武汉三镇我都熟哦。费舍尔说，我到汉口去的时候，大概刚满三岁。李亦简有点失望，说那你的脚都没有沾过汉口的土，你算什么去过汉口呀。费舍尔笑道：我用过汉口的空气呀。你呼吸的汉口空气，都是我吸剩下的。李亦简听他这一说，哈哈大笑起来，转而向海因兹说，你家老爷子，我陪定了。老头好玩。海因兹说，我就知道你 would 会喜欢他。

李亦简跟海因兹的对话费舍尔都听清了，他也觉得这个中国年轻人挺有趣，心想路上如有一个有趣的旅伴，就不会那么无聊。费舍尔跟李亦简谈好陪游价格。李亦简原本就要回国探亲，国际机票自理。他将陪同费舍尔两周时间，费舍尔除了支付陪同费外，也包括他在中国境内的全程旅行费用。李亦简满口答应下来。想想觉得这也是一桩美差。虽然他在中国生长了二十几年，但像上海、杭州、庐山这样的地方，他还从来没有去过。

李亦简父母都是小学老师，家里日子过得连小康都算不上。父母几乎是倾其所有让李亦简出来留学。李亦简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给父母增加负担。所以，留学期间从来没有停止过打工。他不光学会了做饭做菜洗衣服，还学会了剃头烫发，其他如修马桶、修汽车、修电脑、修电视，他也几乎都拿得下来，李亦简学的是建筑，但他自己说，在德国几年，他差不多成了个生活全能。比较起来，陪费舍尔旅游，算是最舒服的工作了。李亦简想，怎么也得让老爷子满意才是。于是他临时抱佛脚，翻了几天书本，查看了费舍尔所到之地的一些资料。海因兹说费舍尔虽然是法学博士出身，但他很喜欢艺术。李亦简便还读了一些艺术史方面的书。他想，再怎么也不能被德国老头看不起。海因兹说，你不用这么辛苦，我告诉你一个绝招，他要是跟你谈艺术，你就跟他谈计算机，保证他立即发傻。李亦简说，喂，这是你爷爷，不是我爷爷，你怎么能让我出绝招欺负老人家呢？

旅途十分顺利。只是行前费舍尔把中国想得跟西方太不相同，却没料到，除了吵闹和脏乱外，其实是很相同的。他脑子里因看书而构想的东方情调并不浓郁。甚至人们的穿着打扮风格也跟他们差不多。他并不喜欢上海，觉得那里杂乱。汉口更让他败兴。他想象不出，他的父母居然在这个城市里生活过多年。在杭州，西湖还是美的，苏堤、白堤还有三潭印月。李亦简为他讲了许多民间传说。那些传说委实迷人。或许因为这个，费舍尔对杭州印象还算不错。费舍尔说他真想拿把雨伞，

坐在断桥边等待一个白娘子的到来，不管是蛇仙还是蝎仙都可以，只要漂亮。李亦简便笑，说回去一定告诉莉扎，保管他要跪三天搓衣板。费舍尔不知道搓衣板是什么。李亦简便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他把搓衣板的齿比画得跟波浪似的。费舍尔忍不住大笑，说那也可以。只要有白娘子，他宁愿跪三天三夜的搓衣板。李亦简便连连长叹，说我太喜欢你了。原来天下男人，不管是老是少，也不管东方西方，大家心思全都一样呀。费舍尔忙说，只是说说而已，说说而已。莉扎知道了，不是让我跪搓衣板，而是直接拧断我的脖子。费舍尔模仿莉扎的样子做了个凶猛的手势，李亦简笑得跌脚，说天下女人也一样呀，老奶奶修理你跟我妈修理我爸的方式完全相同。

费舍尔抵达庐山时，已是他到中国的第八天了。他住进了东谷一幢老别墅里。老别墅在半山腰，典型的欧式建筑，但他没看出来是哪个国家的。李亦简说有点北欧味道。费舍尔很奇怪，怎么在中国这样一座深山中，会有如此之多的欧美式别墅。问李亦简，李亦简亦不清楚，想了半天才说，这还不都是你们跑来侵略我们，住不惯我们的屋吃不下我们的饭，又不肯回去，就给自己找了片地盖上房子，自己单过。费舍尔想想觉得这说法完全是李亦简瞎扯，可他却没有更好的解释。

山上人不多，夜里便清冷得很，屋里也有些阴湿。听着山风呼呼地从窗外吹刮而过，流星叮咚地响着，费舍尔夜里竟有点睡不着。他想，难道这都是我小时候听过的？

早上，费舍尔醒得早。隔壁李亦简还死睡着，费舍尔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是睡懒觉一族，使没有叫他。心想自己出门散散步也挺好。

山色碧绿如洗，空气极其新鲜，树草的气息渗透其间，仿佛有一点点慕尼黑的味道。那是他闻惯了的的味道。费舍尔走下山，看到条状的公园。昨晚已经知道了，它叫林赛公园，是英式风格的园林，很随意很自然。公园里穿流着一条细窄的河流，河里有大大小小的石头。费舍尔想，莫非这就是长冲河？

走过一座小石桥，他沿着河边没边际地漫想着。河面慢慢宽了起来，石头也显得格外漂亮。突然一处拐角的景致令他十分熟悉，就像是他家油



画上的风光。他的心竟是怦怦地跳动起来，他情不自禁地走了过去。更令他吃惊的画面出现了：河边的一块石头上，一个画家正在那里写生。这是他脑子里出现过无数次的画面，居然在他来庐山的第一天早上，得以亲见。费舍尔忍不住凑近画家。一看画布，不由倒吸一口冷气。就仿佛是他家墙上那幅画面的临摹。连河里那块巨石的棱角也都一模一样。费舍尔有些发呆，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一种莫名的神秘感从他心里升起。回到旅馆，李亦简刚起来，见费舍尔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有点奇怪，说你今天这副表情不太像德国人呀。费舍尔压低着声音说，东方的神秘出现了。

二、费舍尔决定做一件事

鲁昌南早起时有点烦。厨房很暗，刷牙的时候他打开了灯。昏黄的灯光下，见一只蚂蚁从砧板的菜刀上慢慢爬下，突然使觉得自己就像是这只蚂蚁，于是更烦。很烦的结果，就是尽快出门，找个清静之地坐下。然后做点自己想做的事，以将这个世界与自己暂时切割干净。

他披上外套，拎着画箱出了门。妹妹鲁昌玉在后面喊了几嗓：你不吃早饭呀，油条已经买回来了，还有豆浆。鲁昌南说，我不饿。

从脂红路走到长冲河边，并不太远。鲁昌南在岸旁架好画架时，太阳还没有出来。正是四月，清晨的薄雾弥漫在河上。河虽不宽，却有着满河石头和不尽的流水。水流和石头永远都在碰撞，溅起的水花晶莹剔透。鲁昌南立即就忽略了侵入他皮肤上的一点点寒意。这些日子，他一直都在这里写生。清静的山谷让他的心渐渐安定。他刻意让自己慢慢地画，当作是禅修功课。每当他的画笔触到画布时，他便算是入定了。

鲁昌南不到五十岁，家住南昌。他的父亲年轻时当过兵，不过是国民党的兵。所以，鲁昌南从小就一直倒霉。他有点恨父亲，说你好好的当什么兵？害我们一家人吃苦。他父亲这时便很生气，说这能怪我吗？当年是为了打日本人呀。连九江南昌都失守了，而我们两个团的人在庐山上死守了八个月，打死多少日本鬼子。你说我这个兵当错了？鲁昌南说，庐山又没几个人，要你们守什么守？父亲说，你知道个屁呀，庐山当年是夏都。蒋介石领着南京政府一帮人，年年夏天在这里住着。满山都是洋别墅，全中国眼睛都盯着这里。中国跟日本人开战都是老蒋在庐山喊出来

的。日本人能饶过这里？鲁昌南不是很清楚夏都，他也懒得问。他只知父亲的这一举动，让他人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沦落到地狱。鲁昌南从美术学院一毕业，便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县城。去了不多久，“文革”开始了，他的父亲便自杀身亡，而他也因此被赶到乡下。这时候的他，跟村里的地主几乎是一样的待遇。面对这样的生存，他真是无话可说。宿命，真正的宿命。这就是他所能想到的。时间便在他无言的痛苦中，慢慢过去。直到有一天，他已经没有了痛苦，仿佛连心都死了，结果“文革”结束了。他奔波了很多年，终于回到了南昌。这时候的他业已四十出头，孑然一身。上无片瓦，下无寸土。靠他的妹妹鲁昌玉匆匆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然后他有了一个家，他回城已然不易，无法有正式的职业，于是便去中学给人当美术代课老师。如此职业，薪水自然少得无法养家。他开始临摹名画，卖给画廊，以挣点小钱，对付生存。偶尔有时，望着繁星万点的夜空，想起自己曾经的梦想，他还会蓦然跑到乡间，租一间小屋，买一箱方便面，闷头作画一阵子。然后拿着自己的原创作品，四处奔波，争取参加某些有影响的画展。这样的状况，老婆自是不满，成天抱怨他是个废人。有时还会莫名地暴吼一顿。面对老婆的愤怒，鲁昌南永远不做声。这时候，他常常会回想自己在乡下的生活，就算老婆的叫嚣惊天动地，但无论如何，也比当年要好。

但老婆没有他这样的自足感。老婆在一家小医院当护士，一年有半年夜班，自然也辛苦。半个月前，老婆突然说，她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她要离婚。鲁昌南觉得既然如此，离就离好了。可房子是老婆的。如果离了，他住在哪里呢？鲁昌南的妹妹鲁昌玉听说这事，立即奔来他家。鲁昌玉对她的嫂子说，你不要看扁了我哥，他要是发迹起来，让你悔断肠子。鲁昌玉从小就崇拜鲁昌南。只有她一个人永远对鲁昌南怀有信心。鲁昌南的老婆说，他发迹？猪都发迹了，看他能不能发迹。鲁昌玉使把鲁昌南接到她家里，说离什么离呀！她说离你就离？先拖她一阵子再说。

鲁昌玉住在庐山上，这房子原是一个高官随从的住房，不过一百多平方米面积，现在挤了三家人。鲁昌南去后，跟外甥住在一起。房间里原本小，蓦然多出一个人，自然多出许多不便。尽管妹夫和外甥都没说什么，



但鲁昌南自己心里却不自在。为了排遣心情，他每天出门写生，一直到天黑才回去。春天的庐山上，并无多少游客，到处干干净净。虽然满山的别墅皆已陈旧，有的颓败不堪，一幢幢立在山间，绿树红瓦，倒有一种别样情致。当年那帮洋人是怀着怎样的冲动呢？居然跑到这偏远的山间生生修出一个小城来的。花园一样，美丽清静，享受着现世之乐。而现在，那帮人却都逃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个房客是这房子的主人。人生经常就是没办法的，不是你想要怎么就能怎样。老婆不懂这个理，但他鲁昌南是懂得太透了，所以，他只能画画。画一幅是一幅。画完在南昌找家画廊作价卖掉。这辈子他还能怎么样呢？

鲁昌南默默地画着，像往常一样。他经常一天无语，因为他本是一个沉默寡言之人，同时他也没有说话的对象。但这天，却有一个人走到他的身边。这是个外国人。鲁昌南很少见到外国人。他从他们的脸上分不出对方是哪个国家的。这个外国人没有做声，只站了几分钟，看鲁昌南作画，似乎还有点不安。平时也常有好奇的游客会驻足看看，看上一小会儿，无聊了，就走人。鲁昌南经历多次，也就习以为常。所以，他连多瞄一眼的兴趣都没有。那个外国人站了一下，果然也走了。

一个多小时后，太阳出来了。阳光将石头抹上一层辉光。石头上仿佛冒出一层油。光影随着轻风晃动在油光的石头面上，有几分神秘。要把这层油光 and 神秘变成色彩落在画布上，并非易事。于是他小心调色，仔细琢磨，思考着怎样才能传达出这样的神秘。调好色，他还没来得及动笔，远远地，就又看到那个外国人走了过来。他的旁边多出一个中国年轻人。

他们一直走到鲁昌南身边。年轻人说，大叔，您是画家吗？鲁昌南对年轻人的问话不屑一顾，心想，现在的年轻人，说话都不通。我正在画着，看我的手，看我的色彩，看我的架势，不是画家又是什么？真是废话。鲁昌南没做声。

年轻人跟他身边的外国人嘀咕几句，然后说，大叔，您的画卖不卖？鲁昌南想，不卖我画它做什么？他未及回答，年轻人又说，这位德国朋友想买您的画。鲁昌南这时方停下笔，侧过身细细打量身边的这两个人。然后说，是说真的，还是顺口说说。年轻人说，当然是真的。这位是德国人。德国人做事就用两个字形容：认真。鲁昌南觉得的确不像是玩笑，便说，要买几张？年轻人侧过脸又与德国人嘀咕了几句，然后说，大叔，这位先生说，如果有多的，他想都看看，挑一挑，可能会多买几张的。鲁昌南想了想说，好吧。

鲁昌南与费舍尔就这样见了面。

这个过程真是云淡风轻。鲁昌南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人将会给他带来什么。岁月的磨难已将鲁昌南变成一个不会遥想未来的人。他身上所有的浪漫与幻想都早已被时光刮了个干净。

鲁昌南闷头收拾了一下画具，使带着费舍尔和李亦简朝他妹妹家走去。走在路上，他还想，幸亏在南昌时妹妹多了个心眼。鲁昌玉说，你也不能什么都不拿，至少把自己的画全都带着。万一嫂子真的狠心要毁这个家，至少你的画不能留给她。鲁昌南倒是无所谓。家都没了，还要那几张画做什么？再说他又不是不会画。再画几张也没什么了不起。但他还是听了鲁昌玉的话，走前就信手把画带上了。现在好，居然靠它们还能做成一笔生意。还是出口生意，老婆要是知道了，还不气得嘴皮翻起来。想到这些，鲁昌南竟有些自嘲似的笑了笑。

妹妹鲁昌玉上班去了，家里没人。大门内门都上了锁。鲁昌南这才想起，早上走得匆忙，他竟没带上钥匙，他有些愧疚地对费舍尔说，不好意思，我住在妹妹家，早上忘记带她家的钥匙。能不能改个时间？李亦简把这话说给了费舍尔。费舍尔说，没关系，我们可以再找个时间看画。鲁昌南说，中午可以吗？中午我妹妹就回来了。费舍尔说没问题，他还会在庐山上待几天。

鲁昌南又回到长冲河边，继续画画。照在石头上的阳光已经斜上花朵，将花朵装饰得十分艳丽，但石头上的油光却没了。鲁昌南觉得有点可惜。不过他又想，没关系，明天再画也一样。

费舍尔和李亦简去参观了美庐。这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当年的别墅。来庐山的人都会去那里兜上一圈。房子很旧，位置却好。李亦简前后转了几下，长叹道：难怪呀难怪，好风水呀。太师椅似的。费舍尔不知道风水是什么。李亦简跟他解释不清，便说，好风水就是说，如果你家的房子是盖在这里，德国的皇帝就是你当了。费舍尔哭笑不得，说德国现在没皇帝。李亦简说，别这么较真，打比方而已。就是一把手嘛。费舍尔只好说，也不会是我。我上面有两个哥哥。李亦简说，咦，你脑子还真够明白呀。费舍尔觉得跟李亦简谈话虽然是东扯西拉，但实在是很有意思。

